

心香一瓣

放大镜

非余

她左手捏着胃痛宁包装盒，右手握着放大镜，仔细查看着药品批号。

这也太夸张了，来看病，居然带着一把放大镜。

白色手柄，白色镜框，白色镜片，白色连衣裙。如此素雅的一个漂亮女孩，却总是冷眼看人，似乎谁也不相信。

她说在大医院检查过，浅表性胃炎。我搭了一下脉，有点严重，必须按疗程服药。

按疗程？你们医生就会放大病情。她唇角露出一丝冷笑，算了，你给我一盒胃痛宁吧。

我轻叹一声，不再言语。现如今，不少患者比医生还内行，仿佛他们不是来瞧病，而是点药。

当初，我最不喜欢点药的人。我会据理力争，病情是变化的，得对症下药，上次吃了同样的药好了，这次不一定适合。

点药的人固执，就算我说得唾沫星子乱飞，大多也不会听。

面前的女孩更固执，不但不听，还用放大镜细心检查着，仿佛非要找出漏洞一般。

她把药品盒打开，倒出里面的药品，一共两板，一板十二粒。她用放大

镜对着每一粒药丸翻来覆去地看，唯恐漏掉了什么。我有些不悦，但还是忍着性子。

放大镜在日光灯下折射出冷光，将“国药准字”的钢印纹路投射在她苍白的鼻梁上。那圈光斑随着她的呼吸微微颤动，像一具精密仪器正在扫描病毒。

我不说话，只是冷眼看着。

她没理睬我，检查完径直离去了。

第二天，她又来了。但这次不是买药，是退药。她说吃了一板，胃好了。退一板。

药品都拆了，还怎么退呢？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奇葩的人。

她捏着胃痛宁的手指节发白，白色手柄的放大镜在另一只手上晃来晃去，似乎不退药就不会停下来。门诊里有患者轻声嘟囔，拆了的药也能退？这年头真是……

外包装是拆了，但这一板一粒也没动，为什么不能退？她惨白的脸上看不到一点表情，镜片后的瞳孔像结了霜。

这都什么逻辑。我摇摇头，算了，这板药可以退，但你的病真的要按疗程吃，要不然，会越来越严重的。

她冷冷地盯着我，不说话。那眼神，仿佛我在骗她钱似的。

我没骗她。我把退的药放进了破损药品处理箱。

有了这次的前车之鉴，她再来时，我会叮嘱，这次你可得看好，拆了的药是不能退的。

她依旧冷着脸，并不解释，只是用放大镜仔细观察。

我在一旁观察着，她的脸愈发惨白，病情似更严重了。忍不住，我还是又一次劝道，你这病，要按疗程好好治一治了。

她还是那种不屑的表情，点药。

顽固至此，我也没辙了。或许是看出了我的不快，有一段时间，她没来。

再来时，已是一月之后。她更瘦，脸也更白了。

她说，这次不买药，输液。不用输别的，打能量就行。她一边说，一边把随身携带的折叠椅打开，坐在诊室一角。

输液居然自带椅子，这得对门诊的椅子有多大的仇？

好在，椅子不会针锋相对，也不会生气。她坐在椅子上，输液之前，仍然掏出放大镜，仔细查看着葡萄糖水的批号。

我叹了口气，或许，小心谨慎也不是坏事。

我想给她把下脉。她摇摇头，不

用，你给我打一瓶能量就行。

这里是中西医结合门诊，把脉很难的。我试图说服她。

她把双手交叉握紧，明显是不相信。

我不再强求。当针头刺入血管时，我看见她睫毛上挂着水珠，在放大镜折射的光斑里碎成棱镜。

转眼入冬了。飘着雪。那天是她最后一次来找我。但这次，她不买药，也不打能量。就是来聊聊天。

聊天？我吓了一跳。这么一位挑剔的患者，我们能聊什么呢。

她扬了扬眉，居然笑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笑。一笑，脸上居然有两个酒窝，让她惨白的脸庞有了不少生气。

我的病，我早就很清楚。我明天要去北京治疗了。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包容，我眼神不好，以前买到过假药，只有用放大镜检查了才放心。

她顿了顿，又说，我有传染病，所以通常会自带椅子。

我诧异地看着她，忽然惊觉，她来我这，除了输液时，一直都站着，从不触碰任何公共设施，就像她的心与整个世界之间永远隔着那枚放大镜。

她喜欢站在门诊一隅，拿着放大镜，小心查看着手里的药品。



酿造 钟毅摄

五彩地絮语

抹头与掐尖

刘志坚

我的小菜园里，有两棵香椿，刚抽出绛红的嫩芽，我就握住整簇新叶轻轻一掰，给它们“抹了头”。侍弄菜畦里的苋菜，我却从不如此粗暴，而是温柔地掐下紫绿相间的叶尖儿，对于基部的其它叶片则“秋毫无犯”。

其实，两种草木的采摘之法，暗合着许多人生哲学。

给香椿抹头，是蓄意地控制。那些嫩芽原是向上生长的野心，唯有去掉才能控制旺盛的势头，从而促进众多侧枝的萌发，进而享受更多的美味。这与《齐民要术》里，用斧钺损伤树皮之“嫁枣之法”，现代果业的“环剥”技术异曲同工，旨在调节养分的合理传输，达到丰产增收的效果。的确，草木并非一味向上才是通途。有些时候，适当的抑挫，反而会催生更蓬勃的生机。主动抹去向上的偏执，方能成就侧向生长的丰茂。

给苋菜的掐尖，是温柔的克制。这种草本植物的每片新叶，都从茎秆顶端萌发。若贪心从基部收割，再生速度就会很慢，甚至整株枯萎。只掐去嫩尖儿，保留基部二至三对叶片，可以促进侧叶，才能一茬接一茬地长。

抹头与掐尖，也曾照见不同的育人智慧。孔子教弟子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，恰似给香椿抹头，在适

当的时候点拨顶端的困惑，让思想的枝丫向多元生长。他对子路的刚勇、冉求的谦逊各有裁定和教诲，正如园丁面对不同植株，懂得何时去除张扬的顶芽，何时保留生长的余力。而朱熹在竹林精舍讲学，主张“格物致知”须循序渐进，不急于求成，正是懂得给学子的长进，留下自然抑扬的空间。

反观当下，人们常常混淆“抹头”与“掐尖”的方法。有的家长像对待香椿般过度修剪孩子的天性，用各种课外班削去本应自由生长的枝桠，期待培育出整齐划一的“标准植株”，殊不知过度的干预会让生命失去应有的韧性；有的则如对待苋菜般放任呵护，以为不加管束便是尊重天性，却忽略了适当的引导如同掐尖时的精准拿捏，既能保护生长的活力，又能避免无序地疯长。

其实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在主动引导与自然生长间找到平衡，让每个生命既保有向上的初心，又具备分枝散叶的能力。

我站在菜园里，看香椿树在抹头后抽出更多新芽，苋菜在掐尖后又冒出新的嫩叶，顿悟天地间的道理从来不是非此即彼。真正的生命智慧，在于懂得何时该如抹香椿那般果断修剪，何时应如掐苋菜尖般温柔留白。带着对生长的敬畏，在手掌的轻重间，成就草木与人心共同的繁盛。

岁月留痕

青藤人梦

梁惠娣

浓郁。据说徐渭喜爱青藤，故把书屋取名“青藤书屋”，并以“青藤老人”“青藤道士”为自己的别号。徐渭当年曾亲手种植过一株青藤，后青藤曾遭雷击被一劈为二，再到后来，被人所毁。现今我们看到的青藤，是后人所栽。

徐渭是“明代三大才子”之一，在他的头上，有诸多头衔：他是著名的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、戏曲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……他是名副其实的才子奇绝。他让郑板桥自称是“青藤门下走狗”，让齐白石“恨不生三百年前，为青藤磨墨理纸”。

关于他的诗，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评价最为贴切到位，“其为诗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，鬻人之寒起。当其放

凡人心迹

四月新茶香

彭胜发

四月天，正是采茶时节。山间农茶早已忙碌起来，背着竹篓，踏着晨露，在茶垄间穿行。我亦随之前往，欲观新茶之采制。

茶山不高，却极陡峭。茶树排列整齐，如梯田般层层叠叠。农茶多是妇人，手指灵巧如蝶，在嫩芽间翻飞。她们采的是“一芽一叶”，据说此为上品。嫩芽初展，青翠欲滴，叶缘微卷，似婴儿蜷曲的手指。采茶声细微，唯有“簌簌”轻响，偶有山鸟啼鸣相应和。

农茶老婆已七十有二，背微驼，采茶却极快。问其故，笑答：“采了一辈子茶，手指自有记性。”她采茶时极少看手，眼睛常望着远处，手指却能准确摘下嫩芽。我想，这大约便是古人所谓“熟能生巧”罢了。老婆说，采茶须趁晨露未干时，此时茶叶最为饱满。待到日上三竿，茶叶便“老”了。这倒应了卢仝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中“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草不敢先开花”之句，道出春茶之珍贵。

新采的茶叶须立即炒制。农茶家多有铁锅，架在柴灶上。茶叶入锅，顿时“嗤嗤”作响。炒茶师傅赤手在滚烫的锅中翻搅，动作快而准。茶叶由翠绿转为暗绿，渐渐卷曲，香气亦由青涩转为醇厚。这过程不过十余分钟，却要掌握火候分寸。火大则焦，火小则生。炒好的茶叶要立即摊晾，否则余温会使茶叶变黄。白居易曾写“无由持一碗，寄与爱茶人”，想来便是对此等新制香茗的向往。

新茶制成，迫不及待要沏来品尝。取白瓷盖碗，投茶少许。沸水冲下，茶叶顿时舒展，如沉睡的蝴蝶忽然苏醒。

往事随想

日久商店

张雪晴

爷爷是清明节走的，离开的时候就像天空的雨滴落入地面悄无声息。

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可昨晚在梦里毫无征兆地梦见爷爷的小店铺，浮现爷爷颤巍巍挥笔写下“日久商店”的背影，关于爷爷的一切在脑海里像一帧帧电影循环播放。

“这老铜锁是祖传的，那个搪瓷缸子你奶奶腌过雪里蕻……”他絮絮说道，把每件物什用报纸包好，像打包旧时光。

他那双布满老年斑的手，指节肿得像发酵的面团。这些我曾忽略的细节，在梦里化作尖针，刺醒沉睡的愧疚。

小时候，我总爱踮脚去够最上层的水果硬糖，白色、蓝色、红色……我最喜欢吃红色，因为糖果里有我喜欢的甜甜的草莓味，糖果纸透着阳光闪闪发光，像爷爷的灿烂笑容。还有圆形的西瓜、可乐瓶模样的泡泡糖，可馋坏爱糖如命的馋虫。

我和同学路过爷爷商店，我们总会学着私塾先生捋须的模样念那四个字——日久商店。这字是爷爷教我们识得的，可为啥取这个名字呢，我从未考究。

后来，为了让我上学方便，父亲在郊区买了房子，爷爷用红布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沉甸甸的东西递给爸爸，只记得爸爸连连推辞，爷爷说：“娃上学需要”。爷爷转头俯身将一个红色玻璃瓶子给我，说：“好好学习啊，每年期末拿奖状，来爷爷这边兑奖”。

那年，正好是羊年春节。伯伯、姑姑难得一家子都在，便索性提出拍一张全家福，我坐在爷爷奶奶中间，咧着还没长出来的大门牙，对着镜头比着耶！

背景里黄铜摆钟的钟摆永远停在正午十二时，可时光仍从生锈的发条

初时茶汤淡绿，继而转黄，香气亦由淡转浓。茶叶在水中沉浮，姿态万千。有的直立如枪，有的横卧似舟，更有盘旋若舞者。细观之，每一片茶叶的舒展都是独特的表演。这景象，如同苏轼《汲江煎茶》所描绘：“雪乳已翻煎处脚，松风忽作泻时声。”

茶汤入口，先是微苦，继而回甘。香气在口中扩散，直冲鼻腔。一杯未尽，额头已微微见汗，精神却为之一振。新茶之味，确实非陈茶可比。它带着山野的清气，含着晨露的甘冽，更有阳光的温暖。范仲淹《和章岷从事斗茶歌》云：“黄金碾畔绿尘飞，碧玉瓯中翠涛起。”虽未亲眼见黄金碾，碧玉瓯，但眼前这杯新茶，已足令人心醉。

饮茶之余，与农茶闲话。得知如今机器制茶渐多，手工炒制者日少。年轻人多不愿学这辛苦手艺，宁进城打工。老婆叹道：“再过些年，怕是要失传了。”言罢，又去翻动晾晒的茶叶。她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瘦小，却又透着一股倔强。我想起杜牧《题禅院》中“今日鬓丝禅榻畔，茶烟轻飏落花风”之句，忽然有些怅然。这传承千年的茶香，会不会有一天真的随风飘散？

归途上，夕阳将茶山染成金色。采茶人已散去，唯余茶树枝叶在晚风中轻摇。衣袋里装着老婆赠的一小包新茶，虽不多，却饱含情意。想来今夜又可沏一杯新茶，在灯下细品这四月山野的滋味。黄庭坚《品令·茶词》有云：“味浓香永。醉乡路、成佳境。”四月新茶之妙，大抵如此。

茶香渐远，山色渐暮。而那一缕新茶的清香，将长留心底。

孔里汨汨流逝。

直到毕业回家，带了对象回去见爷爷。远远就望见他站在褪色的“日久商店”招牌旁，他佝偻着腰，白布衫下凸起的肩胛骨像两座沉默的小山，右手拄着那根包了浆的枣木拐杖。

“爷爷，告诉您两个好消息。我找到工作啦，一家有名国企，这位是我的对象，爷爷还记得吗，小时候您还抱过他，他的爷爷就是您并肩作战的伙伴张显金……”

他骤然握紧了拐杖直起身子，浑浊的眼里倏忽泛起清亮的光。他顿了好一会，连连说道：“好啊，孩子们，去国企有保障，你要好好干，家里的事情，不要操心。”

他轻轻拍了拍我对象的胳膊，沟壑纵横的脸庞突然被笑容撑开无数褶皱：“你的爷爷最近可还好，哪天，我要约他吃饭，帮我转达”。

“好啊。”我们异口同声，可我此时心里难受极了。因为我知道，爷爷身体状况大不如前，我希望他天天开心，就像日久商店，永远将此刻的幸福保留久久的。

最后一次回家，爷爷已经躺在冷冰冰的木板上。满屋充斥着消毒水味道，他的床边围着许多不熟悉的亲戚，潮水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于是走出房门随意看去又突然地紧张起来。“日久商店”四个字也不知何时消失匿迹。

爷爷说，如果想回家的话，找不到他的话，钥匙压在门框第三个砖缝里。不然！这把铜匙在砖缝里悄悄生了花。

看着月光漫过窗棂时，恍惚间爷爷站在月光里，他颤巍巍掏出蓝布帕擦拭玻璃瓶，里面装着褪色的糖纸、彩色的玻璃弹珠、英雄牌的钢笔，还有老槐树的影子投在斑驳砖墙上，将“日久”二字拉得很长，长得像一生都走不出的潮湿。



欢乐童年 王广滨 摄

到绍兴，走在充满古色古香气息的石板路上，让人心驰神往，最想做的事不是吃着茴香豆喝着黄酒，而是去参观徐渭故居“青藤书屋”。

沿着青石板铺就的路面，走进一条幽静古朴的小巷。每一块砖，似乎都在诉说悠远的往事。小巷深处，有一座简朴低调却又不失幽雅的书屋，正是徐渭出生兼早期居住之所“青藤书屋”。

走进门内，一个小小庭院里，只见一条蜿蜒屈曲的卵石小路，院中数竿疏竹，迎风摇曳；两棵石榴，红花缀满枝头；几株芭蕉，一片青翠；一个葡萄架上，藤叶相缠。卵石小路的尽头，就是徐渭的书屋了。

站在书屋南面的木漆雕花格窗前，临窗一望，窗外，有一个小天井，极尽简约之美。小天井里，有一个十尺见方的小池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天池”。据说天池里的水从不干涸也从不过溢。池边的后墙上，有一株从石峰中盘生而起的青藤，藤干粗如手臂，枝干交错，顺着墙壁攀缘，青藤的顶部，叶茂如盖，像一把巨伞，洒下

舞。那一颗颗、一串串成熟的葡萄，用淡墨点染而成，粒粒饱满，好像刚刚从藤上摘下来似的，有的还带着露珠。更耐人寻味的还有画幅上那首自题诗“平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无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”。寥寥数语，表现了徐渭一生飘零、寂寞孤苦的境遇，表达了壮志难酬的怅惘与不平。

离开青藤书屋，从绍兴归来，我感觉，我的心早已化作了一株乱曲缠绕的青藤，留在了那里。我曾做了一个痴痴的梦，梦回四百多年前的那一天，二十岁的徐渭清逸俊朗，意气风发，踌躇满志，他坐在书屋窗前的书桌旁，挥笔作诗，泼墨作画。窗前墙边那一株青藤，随风摇摆，在格窗上投下斑驳摇曳的光影。我梦见，我变成了一株青藤。当他在作诗作画的间隙，抬头望向格窗外，我轻盈婀娜的身影，是否会跌进他寂寞孤独的眼眸？

一株青藤，傲然盘立，经风沐雨，与徐渭相守过一段青葱美好的时光，亦与青藤书屋寂寞相守了百年。一株寂寞青藤，也暗合了徐渭倔强孤傲、才情奇绝、命运多舛的一生。